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編卷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集編卷一

宋 真德秀 撰

學而第一

朱子曰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

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

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
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

可樂人曰說在心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反愠紆問

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
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
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
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
以語君子○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
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
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
事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
所以為人之理無以能其所以為人之事固不足以謂
之人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
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

是以雖曰知之而枯燥生澀無可嗜之味雖曰能之而危殆杌隉無可即之安如是而求有以勝夫氣稟物欲之私亦何自而能得哉是以聖人之教使人既學矣而於其所學又必時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熟此其中心油然而悅憚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此學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可樂邪曰聞之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夫人為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能順我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嘗以是觀之而朋來之樂其指可知然吾之善未充而無以取信於彼雖欲求以告之亦將不吾顧矣惟其有以充諸身而形諸外則彼之望風覲德者自將敬信服從之不暇蓋近者既至而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諸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而無物我之間是其歡欣交通融怡和樂之意所以盈

於內而達於外者又豈手舞足蹈之可言哉是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其本心正以爲已而已初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不見知而處之泰然略無纖介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士信之篤而養之厚守之固而居之安其孰能之故必如是而得夫君子之名苟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以馴致於聖人亦不難矣此學之終也或曰學有大小此所謂學其大學邪曰不然也學而冒冒而悅凡學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間也且洒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之所宜先者而大學之基也聖人宣略之哉曰程子之於冒有兩義焉何也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學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學之爲道不越乎兩端矣曰時冒之所以說諸

說孰近夫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最為親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也曰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樂之實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才九字耳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曰說樂皆出於心而程子有內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為積滿於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不愠之說孰為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南軒曰人有所當知有所當能皆天理也惟夫人未之知能也則貴於學焉學之為言效也效夫善而勉之於已也學貴於時習者重複溫繹其所已知已知者蓋不習不時則其趣不熟其守不固荒疎危殆雖暫得之亦且失之矣惟夫學焉而時習之則浹洽貫通其說有不可既焉有朋自遠方來志同道合者應講習相資其樂孰尚樂之義比於說為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之

不知亦不愠也蓋為仁由己亦豈與於知不知乎○案
 二先生釋朋來而樂之義不同當參之詳說曰學既有
 得同類之人自遠而至己之所得有以及於人者廣人
 之所得有以俗於己者多則不但中心自說而已則朱
 子初說亦取人已相資之意而卒從程說者蓋己之學
 僅有得焉能使同類之遠至必其善可以及人然後從
 之者多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

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

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
 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
 順少好犯上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

不好作亂也

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未然仁主於愛而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集義明道先生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或問為仁先從愛物推如何伊川先生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曰人稟五行

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
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
之用蓋本神曰仁則愛之理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
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讓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
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
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
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理於此其可
推矣或曰仁為愛之理矣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
道大不可以一言盡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
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
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孝弟為仁之本是也
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
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
賊之者則惟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
首章之次欲學者以知仁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

可戒也曰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與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邪曰此亦以為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禮義智信為之亦有本邪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敬乎親則為禮之本其知乎此者則為智之本其誠乎此者則為信之本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者正為是耳此其所

以為至德要道也歟○引程子云云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餘有枝有葉親親是根仁民是餘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仁便包攝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未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仁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之屬皆所包也○伊川云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黃氏曰先師嘗言二程子之解釋經義非諸儒所能及程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或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先師言之詳矣而學者未之能曉也曰仁性也既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為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曰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以是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其所以

為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之一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以為德者非一然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是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者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為二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何也曰論其專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則愛之理心之德豈有二事哉

但別而言之庶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脉絡渾然無間是則先師之意也孔門教人莫切於求仁歷代諸儒推明其義卒無至當之論自程子一為主一事包四者之言而先師立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以斷之而又一離一合以極其指歸使天命人心之與聖賢典訓之微一旦燦然大明其功豈可量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

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或問辭欲巧令儀令色何以異於此章所謂巧言令色乎曰為已為人之不同而已意誠在於為已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一有意於為人而求其悅已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只馳心於外便是仁○南軒曰此所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為鮮矣仁或曰君子之於言色未嘗有所

苟也則如何曰君子之修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曾子

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自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發乎外者而言也然未

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故又曰發已自盡
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
耳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
信之為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
而無妄者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
自盡者謂之忠以其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
發必以是為主焉所謂以人言之者是也蓋五行之氣
各居一方而王一時惟土無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
四季是則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
此人之所以克肖天地而為萬物之靈也○忠信一也
但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
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
終本末存於已為忠見於物為信○發已自盡為忠謂凡
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
違謂信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本實而無所背戾如大
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耳○荀子曰君子

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問未為人謀未交友朋時所謂忠信如何做工夫朱子引程子雞鳴為善只是主敬之說曰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此便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南軒曰曾子以此三者自省可謂為己篤實之功矣○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

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

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

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

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南軒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為弟為子之職

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賢為聖蓋不外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

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或又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或問賢賢而言易色何也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

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為消長者舊矣○南軒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

涵蓄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

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

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失忠信豈復有物乎○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則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則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時不

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出於姑息為義不出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亢揆是心

以往則禮必出於是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積沫以為之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愚案論語止言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為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有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到盡處自然誠得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無友不如已者也無母通禁止辭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無友不如已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

不如已則無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口長故有過則

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

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南軒曰學以重為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則暴慢遠而德性充其思必謹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取友當求勝已者曾已之不如則惰志而害德矣過勿憚改兄過則速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憚之之故耳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矣○愚案成湯之聖猶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而不肯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謂之過有

心而為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曾子曰慎終追

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

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

子未知孰是抑反詰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平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

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尤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若敬

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
禮恭而不顧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
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
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
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
未有能妄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
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
耳○愚謂溫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
字亦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氣之
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恭也厚不刻薄也良易
直也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險也直正直也邪
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
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
自然之節限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四

十五日而一換乃天道自然之界限故曰節制乃用力
裁制之意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理合當如此即
以義裁制之若以刀裁物也一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
之亦如刀之裁物也讓謙遜也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
推善以
及人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
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

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
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
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
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
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或問此章之指猶有可
取者乎曰晁氏洪氏之說亦善晁氏曰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此觀行之一節也洪氏曰父沒雖可以行其志然
改父之道於三年之中則無愛親之心而其行亦不足

觀矣曰所取尹游之說何也曰尹氏得其用心之本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為不可易矣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不盡者乎曰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其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明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道有當必改者以是為法而隱忍遷就於理義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曰以為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則駸駸然所失多矣若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此言足以敬學者用心之微矣○南軒曰舊說謂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而擬

述之此說文理為順○案二先生之說不同姑兩存之
○案書蔡仲之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父子不
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
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
之大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勣以死節著李義府
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勣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
愆矣○又穀梁傳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故魏顆
從治命君子是之魯隱與桓春秋弗取是亦不可不知
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禮者天理之節又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

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雖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豪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或問禮之有和何也曰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自然之節非以入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不失其和者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黃直卿云內則一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玉藻鄉黨所載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二爵言言三爵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先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方可如入公門鞠躬

躬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
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
看○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已離却禮○禮
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到和處因舉
龜山與薛宗博說會職事茶事薛曰禮起聖人之為今
日會茶莫不須得如此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見得
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
不安故行之自和耳○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之有節
處便是樂之禮○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
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便拘迫而不安
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
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
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南軒曰禮
主乎敬而其用則以和然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也禮
樂相須而成故禮必以和為貴禮樂分而言之○有子
則為體為用相須而成合而言之本一而已也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

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或問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可踐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必求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謂復言非信者何邪曰此特為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復言而得之也今不察

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必復其言之失於後顧
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是矯枉過其直矣或者
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為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可復者是
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誕慢欺偽之萌其
弊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旨也曰為
恭而中節則能遠恥辱何也曰致敬於人固欲遠其恥
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若
非禮之恭則寧身被困辱而不為也其說何如曰此其
意善矣然亦非有子之意也有子之意本為謹其言行
以防後患於未萌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
所敝者也豈使不戒於初而徐計之於已然之後崎嶇
反側如或者之言也哉曰因不失其所親則為可宗何
也曰此章前有孝弟謹信而親仁之說厚重忠信而友
勝已之說後又有不求安飽敏行謹言而就正有道之
說其與此章之意亦相表裏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
人欲有所從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

所親而後亦可以為宗主也○問云云曰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及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他便足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可恥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一般人求薦我合下須知得他如何便當謹所擇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出悔吝○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所因失其所當親者也○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便莫要親他○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雝由則是可親之人若主癰疽瘠環則是不可親之人○愚案因不失其親如擇師友結昏姻之屬是皆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

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也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學者先須有根本方有可求正者須是自去講學得七八分一就有道求正只一二語言便可剖判臨時旋學也難○南軒曰於食與居則不求飽與安於言行則敬而謹是人也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終之以就正有道者蓋世固有不苟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豪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也正者正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其為就正一也○子貢曰貧而

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

者也

所以諄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弱於貧富之中而不知

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以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

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案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

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南軒曰諂驕皆惡也無諂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非致知力行所造日深者無此味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

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
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
至寡而
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

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
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
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
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
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
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朱子曰程子云云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
誠也又曰思無邪是表裏皆無家髮之不正世人固有
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一
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誠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

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

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

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

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

志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

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程子曰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所謂知天命者何也曰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謂理其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程子直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之意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即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二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理者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亦不能無眇忽之間也然或者又以天命為窮達之命則所知云者又若

別有所屬也然則命有二乎曰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
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以理言者此章之云
是也以氣言者窮達有命云者是也讀者各隨其語意
而推之則各得其當而不亂矣○問云云先生曰上蔡
云性之所自未理之所自出此兩句甚好子貢謂夫子
言性與天道便性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腦子上面
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太極圖便是發明此理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
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
何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此箇道理大
則包於乾坤掣提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
周無微不至但須是見得這周到底是何物○問知天
命與不知命之命為何曰不同知天命則知其理之
所自未譬之於水人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知
命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

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此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人曰此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

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志是心之深處如今學者雖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學如果能志于學自住不得○孟懿

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禮

樊遲御子

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

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

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

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

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
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

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

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

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

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其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

之所以深警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也○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夏問

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

為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

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

發謂發明所言之理。問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或問：先儒之說曰：曾氏、胡氏、張敬夫之說，亦善。曾氏曰：入手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鄰於生知。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無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之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烏乎？夫子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而今存者無幾，可勝惜哉！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間，所以夫子退而省其私。

知其足以發明斯道乃其請事斯語之驗也○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著落只得說燕私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有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之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問亦足以發莫是亦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聽受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也○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言觸其機乃能通曉耳○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融如消融相似融如雪之在湯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胃中如何發得出来如人飲食不消化如何能滋益體膚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辭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發得忠恕之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

觀其

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

所以行其

察其所安

察則人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

偽耳豈能久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度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

而不變哉

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

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

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

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

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

意互相發也○或問云云曰故者昔之所以得者也新

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

加反覆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

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以得夫前日之未得

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亦若無源之水而已其積雖多終有窮盡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唯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幾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思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也矣○南軒曰程子有云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為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推之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

意○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

為一才一藝而已○南軒曰器者拘於一物凡人事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大小然其拘於才

而有限則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
器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亦君子乎

○子貢問

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

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南軒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之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發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為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體察

○子曰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善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

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豪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同比和同驕泰之

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
幾也○南軒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
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內恕以及人其
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
所謂周也故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子曰學而不思
其正其所親昵皆私情耳所謂比也

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
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南軒曰自洒掃
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
明周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務學
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
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
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工若此內外進矣○
問云云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
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亦是學須思量此事道理是

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
思索又不倚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
與思互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

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
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
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
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
矣○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但當
反經而已者如何朱子曰不務反經而徒與之角其無
涯之辨固所以自蔽然熟悅異端之害而不言以正之
則亦何以祛習俗之蔽而反之於經哉蓋正道異端如
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反經固所當務
而不可以徒反異端固不必辨然亦不可不辨觀孟子
荅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知矣○或問諸說如何張子
謂孔子不聞異端其攷之亦不詳矣當時所謂異端未

有以見其為誰氏如以楊墨論之如墨氏之無父則悖德悖禮之訓固以深聞之楊氏之無君則潔身亂倫之戒又以深聞之矣○愚案孔子之言必非為楊墨發然此兩言實深中二氏之病此義明則楊墨之禍自息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

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吾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南軒曰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已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不知者亦將終之知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強以不知為知是則終身不知而

已○黃氏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其亦有說乎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為知也若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是愚暗無識之人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為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為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發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虛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為是知也○子張

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

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

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

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閔顏則無此問矣○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欲為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邪○南軒曰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吾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亦非長善教失之方也○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將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若尊君

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臨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

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在謂家貌端嚴也臨氏以莊

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南軒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謂孔

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周書

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喜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止有難以語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要之至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理亦不外是

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

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輓端上曲鉤銜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

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

可前知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案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

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惟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南軒

曰祀典自天子至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則有鬼神若於非當祭而祭既無其理何事之有原其心之所萌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問見義不為

無勇遠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亦是見得未明若已見得分

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問云云莫是連上句否曰不須連上句說凡事見得是義便著做不獨說祭祀也○有問非鬼而祭章荅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古祇字也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言之則魄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

文集

論語集編卷一

論語集編卷二

宋 真德秀 撰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豪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

為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

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

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

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
禮樂者發也○問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
是一團私意自不奈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
方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不相開安得為之用中心
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
則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
問游氏之說則指在外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
子所謂無序不和則主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
意在我者既無序而不和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
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
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邪淫之氣無復本心之
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鐘鼓之間其如禮樂何先
生曰然○南軒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不仁之
人雖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蓋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
焉禮樂之○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
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

在是也故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

之全體無不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坏飲為之簋簠籩豆墨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

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黃氏曰夫子於禮但言從周未見其從質也今乃以儉與滅為可尚何也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也然其辭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則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如此所以為無弊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

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

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

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

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

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

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

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南軒曰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己而觀德耳揖遜而升揖遜而下揖遜而飲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意蓋如此然則君子其爭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子夏問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

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

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

然後可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

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

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

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理不虛行此繪事

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

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曰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夫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素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為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為後可謂能默會於意言之外矣○子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

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獻籍也文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

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

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賜魯重祭

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鬯也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
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
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
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
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
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
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

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
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
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
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

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

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朱子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常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

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

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

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

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

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愚謂聖人道大德洪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然於門人弟子則或峻其辭以規戒之如曰野哉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予之不仁也蓋其視門人弟子如子弟其有過但當峻責若一時權臣小人平日未嘗未字一旦發非理之問聖人之答之也既不可順指以求合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容巽順若無所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毫之阿徇如荅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荅陽貨曰吾將仕矣皆是此意王孫賈衛之權臣聖人獲罪於

天之語微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亡則以其國
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
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子曰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

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

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

大音泰鄉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魯邑名孔子父

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子

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

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

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

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

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

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案鄉黨君在跽如也與與如也足躐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具位跽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凡此皆所謂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

事君之禮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

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南軒曰使臣以禮如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類是也事君以忠如所謂無以有己有犯無隱之類是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

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南軒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

素者其能然乎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辭又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哀公問社於

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

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

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

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

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句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

儉焉於度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

然皆言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

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

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玷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

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階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階以明其不

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

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

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

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
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
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
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
曰繹如○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
也以成

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

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
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
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夫位去國禮曰喪欲
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
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

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
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

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
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
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
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
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具揆一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
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

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起上聲為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

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謝氏曰孟子因擇術嘗引此矣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為證○問謝氏之說如何朱子曰聖人本語只是說居必擇鄉游必擇士之意○南軒曰里居也里仁為美言人以居仁為美也人以居仁為美苟不知擇而處焉是不智也擇而處之乃利仁之事然處之久則將安之矣○愚案三先生之說不同正當參繹之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

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

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語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問利仁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者否曰有所為而為不是好底與知者利仁不同○仁者溫厚篤實義理自然充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其心常怡怡地所謂仁也智者即有是非而取正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智也○安仁不知有仁如腰之忘帶足之忘屨利仁者是見得就之則利違之則害○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流則利仁之事

正所當用力耳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

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公正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當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

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或問或以惡字為去聲為志於仁無所嫉惡如何曰上章適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曷嘗無所好惡哉今日無惡然則謂其獨有所好可乎故胡氏力排其說以為貪無惡之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知仁者蓋得之矣然此又有說焉蓋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忻然悅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之是亦好惡各

當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間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歟○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言志於仁則無惡後言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生言不合先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心向學皆志於道也若雖有志而泛泛不切則未必不為外物所動○南軒曰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之長存乎此則何惡之有○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

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南軒曰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去蓋其欲惡有大於

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乎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

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

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省一飯之頃造

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

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

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去仁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原有此仁而自離去之也上聲非○富貴

貧賤方是就粗處說終食不違以後方說得細密然不先立得粗底根脚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須

是先能於富貴不處於貧賤不去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更說甚麼正如貧而無諂富而

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何
說得樂好禮○愚案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之
間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
節乃是存心養性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事
可以勉而至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
非平時存養得已熟至此鮮有不失其本心者到此而
猶不違乃是至細至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
然此三節乃進德之始終若無粗底工夫作根脚基址
豈有能進於細密之地者故必以富富貴安貧賤為本
然後能進於終食不違之地能終食不違矣然後能進
於造次顛沛不違之地用工之序蓋如此正與無諂無
驕樂與好禮相似當參攷而熟玩也○又曰心純是理
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慾便是違仁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
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

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見之也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由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或問無以尚之

之義如何曰李氏曰好仁如好色舉天下之物未有以尚之者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曰為仁亦用力乎曰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有以蔽塞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為仁○問好仁者不幾於安乎曰未也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曰此心散謾放肆一聳動時便在這裏雖曰用力却不故用力○問集注云云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志如大將指揮一出三軍皆隨若能立志氣皆由我便人之所以萎靡柔弱只是志不立志立氣便生若真個要求仁豈患力不足有引范氏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之為美又援呂氏說以為惡不仁者劣於好仁曰好仁惡不仁不必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純於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

惡不仁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吾身此誠於惡不仁者也○南軒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所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覆抑揚可謂宏大而深切矣愚案南軒之說謂蓋有用力於仁者但我猶未之見耳似得聖人忠厚之意更詳之○子曰人之過

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案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或問觀過之說曰劉氏之說亦善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叛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為仁也○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

然其血脉猶是從仁中來小人之過於薄與忍便是失其本心矣又曰厚與愛畢竟從仁上發來其苗脉可見○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事上差錯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觀過知仁意○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夫如云觀過斯知仁矣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之本意矣禮記與人間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問南軒章齋記以黨為偏其說以為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先生不以為然○愚案語說今本與朱子集注略同又荅學者問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云云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看過須是仔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於薄甚至於為忤為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為仁之意不至渺茫恍惚矣詳此則

章齋記之云
非其定論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

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為可乎○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
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
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
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
所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取效於人生之
日用其急於聞者轉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蔽之
耳故程子於此專以實見實理義重於生與人之所以
為人者為說其旨亦深切矣○南軒曰所謂聞道者蓋
涵養體察積習精深而自得於實理非若異端驚怪恍
惚超詣直入之論也○紫集義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

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又曰苟有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見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也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又曰古人有捐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程子之說如此朱子所取其略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

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愚謂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南軒嘗云天下無間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粗然

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或問恥惡衣惡食其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猶有適乎口體之實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飽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出諸戶者其識見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道哉

○子曰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

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

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南軒曰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者人之正路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焉存於中而形於外也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此非窮理之明克己之至者不能及此若夫異端之學則初欲為無適莫而不知有義存焉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其無適無莫者乃所以為有適有莫而卒墮於一偏也○黃氏曰於天下言天下之事無不然如出處去就以至立政用人之類皆在其中惟義之從而已不可○子曰先懷適莫之念也知此則漸進於絕四之地矣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

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

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或問君子小人安知不以位言邪曰以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善惡之謂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又問懷刑之說以為惡不善何也曰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管仲所謂畏威如疾之謂耳○南軒曰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懷土懷惠苟安務得之○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依也多怨謂多私意也

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

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子曰不患無位患所

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

之實○程子曰君子○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求其在已者而已矣

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

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

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

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
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
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
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
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
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忠是根
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忠是一箇忠做得百千萬般箇恕出來○一以貫之
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仁義亦得蓋仁是體統義是分
別○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豪自欺處恕
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天地是無心
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問
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心不責人曰自有六經來不曾說

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別人不好更
不管他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者如言
不以已之所能必人之如已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棄
之○曾子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
貫道理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
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曰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
曰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曰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
恕近仁○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
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已而又推此以及物亦
是以一貫之所以不同者夫子以天學者用力○動以
天之天只是自然○問忠是竭盡中心無一毫不盡恕
是推中心之所欲以與人所不欲不以與人曰是如此
○夫子所以告曾子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
連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曾子件件

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為臣推其敬以事君○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之上故名之曰恕○忠恕本末只是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之不慢於我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於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為底忠恕是有作為底將箇有作為底用箇無作為底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聖人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已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譬如一泓水聖人是自然流出灌溉萬物其他

人須是推出來灌溉○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主聖人自胸中流出學者須

是勉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是聖人之忠恕施

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學者之忠恕○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昆蟲草木之所得而生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萬物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埽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當於道者一箇自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問如心為恕曰如比也比如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忠恕程子以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已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草木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已不利於人欲已之富欲人之貧欲已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曾子平日功用得九分九釐都見得了只爭

得些子一聞夫子警省之便透徹了也又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各是一箇理既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理○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敷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不得不以為二然其所以為忠恕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問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待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問伊川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南軒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該雖內外本末隱顯之致各有其分

然未嘗不一以貫之也。故程子曰：如百尺木，自根本至
豪末，皆一貫。夫子之告曾子，當其可耳。曾子蓋默識之。
故荅門人之問，獨舉忠恕為言，可以見曾子自得之深。
也。夫忠為體，恕為用，實有是體，則實有是用，用之周乎
物，是其體之流行發見而已。○又孔子之告子貢，亦曰：
予一以貫之。正文見後篇。今以先儒注釋之語附此，庶
互相發云。朱子曰：一貫說見前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
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
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
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
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
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
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案：夫子之
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顏曾以下諸子所
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云云，曰：聖人生知，不待多

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必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理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泛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臆度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謝氏謂如天於衆形非物物而雕刻之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粒點得如此聖人只是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

是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見上得
看來曾子從實處見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
滯在知識上○曾子是就原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
下面推上去○南軒曰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
告以予一以貫之使極夫體之所該用之所宗不至泛
而無統也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子理則一而告之之
意則異也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歸二
子所造蓋有淺深故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之當
其可則一也○問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
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
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
忠矣萬物洪纖高下長短各得其欲可謂恕矣某謂二
先生之言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
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為天授
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為命不必

須是授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為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南軒荅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為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未嘗不具也以此愚玩味則見伊川言尤有功處侯子所說忠字恐未為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愚案學者或有以一貫萬為一貫者如此則是已之一貫彼之萬雖聖人亦未免於有意且裂道與一為二也其可乎學者當味聖人之言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曰以一貫之斯得之矣○又曰此亦孔門傳授○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

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

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或問喻字之義曰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曰然則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為一事邪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各隨人之所見邪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酷曉於彼耳曰對義言之則利為不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君子之所為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為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為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言之則反致不奪不廢之害自義言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義利猶首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截處其宜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利一截義處更不理會蓋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雖然豪底利也自理會得○君子只知得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

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如何○問
云曰這只就眼前看只如做官須是廉勤自君子為
之只是道合如此自小人為之只道如此做得人說好
可以求知於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這一
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
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
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
所能知者緣他氣質中有許多汙穢惡濁底物所以纔
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
川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唯其篤好是以深喻亦
得曰陸子靜說正如此案陸氏白鹿洞講義曰此章以
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
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
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
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
在利斯喻於利矣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愚案朱子

曰義也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言蓋可廣前聖之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案朱子曰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此說尤學者所當知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

井反○思齊者異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

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

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

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

為心則孝矣○內則曰親在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

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

其口必不易矣○南軒曰君子以行不逮言為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輕則勉於躬行者為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而行有弗篤則趨○子曰以約失之者鮮於薄也故言古之學者如此

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子曰君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

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夫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南軒曰德立於已則衆善從之其為不孤蓋

理之必然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語其
至則天下歸仁亦是也○易敬義立而德不孤又是一
義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
○程子曰

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
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
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
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編卷二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膳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編卷三

詳校官主事銜_臣徐以坤



論語集編卷三

宋 真德秀 撰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曰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擊也古者獄中以

黑索拘孥罪人長之為人無所放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南軒曰公治長雖在縲紲而非其

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

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括字子容謚

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

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

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

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

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

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反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

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

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或問云云曰胡氏吳氏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知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日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案史記子賤為單父宰反令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辰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

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南軒曰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即其所至而免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案前篇子曰君子不器朱子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黃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具是性以生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一不具於此性之中顧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故偏而不通耳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使天下之理無不明無不實則心之全體無所不具而措之於用宜其無不周也又豈可一器言哉○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雍孔子弟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子曰焉用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禦當也

猶應荅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荅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所謂全體不息者此心具十全道理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體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豪私欲方是不息○黃氏曰集注於為仁之本言仁而斷之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義則仁之道無餘蘊矣至此言盡仁之道而又斷之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深味全體不息四字則學者而求至於仁其至之標的又昭然而可見矣前後十字之約而仁之道有前輩諸儒累數十百

言而莫能究者非深造而實體者何足以知之其發前
賢之未發而有功於後學大矣學者不可不深思也或
曰集注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引師說曰當理而無私
心與此章所謂全體而不息者有以異乎曰以後章當
理無私心之五字較之此章則此章全體二字已足以
該後章五字之義加之以不息二字則又後章未盡之
旨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為據而或問之中乃曰仁者心
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
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亦足以見前
說之義詳且密也○愚案集義程子曰佞辨才也人有
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
時人以為賢故謂雍也仁而不佞夫子亦惟好仁而惡
佞佞者不必能行也仁者不必能言也故佞則不仁仁
則不佞多言而尚口取憎之道也尹氏曰雍也仁矣或
疑其不佞子謂既仁矣惡所用佞因言佞者禦人以口
給屢常為人所憎仁者安所用之乎諸說皆以不知其

仁指佞者而言與
朱子說異當詳之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

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豪髮之疑也開自

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程子曰
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
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所攷然聖人使之仕必其
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豪不自得不害其為
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
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此理已
明何邪曰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唯見之不明也故
若存若亡一出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
之不安於小也如此則固非有以見其大不能矣卒然
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
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所見之明又何

如哉然曰見大意則其細者容或有所未盡蓋曰理已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處超詣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易量也○南軒曰夫子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未能信蓋其胸中一豪有未盡不敢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為何如哉○案史記開之次曰○子曰道不行乘桴公伯寮其人無足紀者今闕之

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

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南軒曰夫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度也○孟

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

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敵賦是也言子

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

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

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或問諸說有併與三子之才而不之

取以為習衰世仕於諸侯大夫之事而不能有以自樂者何如曰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

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任天子之朝亦豈能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為高哉元祐議論志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也○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一事之仁否曰才說仁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若全體有虧這一事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者所以三子當不得聖人只許以○子謂子才○渾然天理便是仁一豪私意便不是仁

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

子曰弗如

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

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
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
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
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
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或問云云曰胡氏亦
得其旨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
則知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
之神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
知昏定晨省語以徐行○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後長而知天顯克恭

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

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

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行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

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晏安之氣勝

儆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

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子曰吾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

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剛堅強

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數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

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振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欲人加於

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辭此所以為仁恕之別○此伊川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此章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無了這些子心是甚地位○人曰生底是恕熟底是仁勉強底是恕自然底是仁有計校有睹當底是恕無計校無睹當底是仁○南軒曰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為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有勿辭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即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而公平物我一視乃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強恕而抑其躐等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

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國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

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集義尹氏

曰子路勇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唯恐有聞也○問云云曰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唯恐不聞既聞了便休更不去行處著工夫○南軒曰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

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

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

緯地之文也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也是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或問是四事者亦有序邪曰行已恭則其事上也敬非有容悅之私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問子產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之如此安得短之此其為政不專於寬有非理者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蓋指其一耳○南軒曰子產此四者為得君子之道然君子之道其目亦多矣子產有此四者而已其他固未盡得此聖人與人為善故特舉其所長○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

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

其知也

梲章梲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

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詭譎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

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

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

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
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

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

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

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
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
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
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
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
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
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
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

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
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
或問本章之說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行理也非至誠盡
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
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
能革其僭王之號人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
隨之事乃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
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
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
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子平日之所為
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
子何也曰此五人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
無復一豪私慾之累異乎二子之為矣故程子以為比
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問子文之忠文子
之清如何以為未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
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

若無諫紂見殺與讓國諫伐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
清原自仁中出若子文子文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
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五峯胡氏荅南軒書曰私
意害仁賢者之言是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似不可
謂之私意而孔子不以仁許之仁之道大須見大體然
後可以察已之偏而習於正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孟子
舉一隅耳若內交要譽惡其聲此淺陋之私甚易見也
若二子之忠清而不得謂仁此難識也幸深思之則天
地之純全古今之大體庶幾可見乎又書反復來教似
未能進於此者然則欲進於此奈何左右試以身處子
文文子之地案其行事而繩以仲尼之道則二子之未
知庶幾可見而仁之義可默識矣又書曰示諭云云猶
是緣文生義非有見於言意之表者也子思曰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也者人之所
以為天也須明得天理盡然後克己以終之聖門實學
不與異端空言比也空言易曉實學難到所以顏淵仲

弓亞聖資質必請事斯語不敢以言下悟便爲了也南
軒嘗言學者要識仁之體得此一鞭如拔之九地之下
升諸九天之上五
峯真是善提策人
○李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

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

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案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或問云云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聖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

害之私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案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

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
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
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
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
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
干是也○甯武子事見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八年晉
侯伐衛夏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復衛侯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
甯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
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
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
餗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
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

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或問夷齊之有舊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攷未敢以為必

然也蘇氏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辭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申生之事與不若是又何惡之可念哉○問云云曰此與不還怒相似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之如此何其宏裕也蓋其所為亦安夫天理之所當然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豪介於其間也若有一豪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此言庶幾可以識之矣○怨是用希者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已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
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或問微生高乞醯
之說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
然乎曰為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
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
之則直荅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
哉設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
不得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
求之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
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可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丈正
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將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
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為言自古聖賢未有以為非美德
者特惡其過而失於狡諂而已今槩以直為非中庸之
行吾不知其何所取而為斯言邪然則斯人之所謂中
庸者乃胡廣之中庸非子思之中庸必矣○問張子韶
說乞醯不是不直曰此無他只是要人回互委曲以為

直耳此鄉愿之漸不可不謹○南軒曰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為有纖豪之枉則害於直矣故夫子舉此以明直理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

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人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也咬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先友鄧著作攷之姓氏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世字元亞云○足是加添之意能恭則禮已盡矣若又去上面添些便是私欲○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南軒曰正是教人習以為常而未知為恥惟君子學以為已不

忍須更自欺故以為恥焉觀此則丘明為人誠實可知
言已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為得又可以味聖人與
人為善其辭○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氣溫厚如此

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

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
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

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
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
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
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

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
 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
 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
 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
 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
 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南軒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
 要識得聖賢氣象○南軒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
 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先去其私
 於車馬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亦實矣至於顏子
 則幾於廓然大公而無物我之間矣然猶所謂誠之者
 人之道也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
 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
 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
 可以馴致若慕高遠而忽卑近則亦
 妄意躐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

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

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南軒曰人惟安於所偏而紐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覺其為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多矣內自訟則無一豪蓋覆之意其於從義進德也孰禦

○子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如焉

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免哉○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以至於今讀書學問

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

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
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

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
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
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
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
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
曰大簡○或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
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
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
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
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
者矣○南軒曰主一之謂敬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
常而不迫其行自然簡也若大居簡則是以簡之一字
橫在胸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敬簡堂記曰
心宰萬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

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維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正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敬而行簡者與○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

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遽之有又曰如顏
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
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
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
稱顏淵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
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
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
視聽言動不違怒或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
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
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
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或
問韓子不歲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顏子之

不貳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也若如韓子之言則心常有過直過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為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以不審而別之也○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鑑懸水止不貳過如冰解東釋如三月不違久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問云云曰此是顏子好學之效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問張子謂顏子不貳過是嫌於已者不使萌於再夫子只說知之未嘗復行不是說其過不再萌於心某疑張子之言尤史精密至於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原說行字矣先生曰萌作只是萌動蓋孔子直恁大綱說至程子張子又要人理會得分曉故復說到精極處○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南軒曰怒之所以遷者以起怒於已故也起怒於已故溢於氣徵於色發於辭橫於胃中而不

能化移於他物而莫之止就有能知怒之不當遷者方其怒甲也而視乙其辭氣終未能以遽化是皆起怒於已故耳君子非無怒也怒其逆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付形各適其可已何與乎然則奚遷之有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為過之根不除也人每患不見其過就能見其過而遏止之其心一或有辭則其端復乘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小嫌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未形未嘗不知肖而去之如日之銷冰無復餘跡然則奚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已復禮之功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是為標的乎○黃氏曰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心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其所以為克已之功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

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

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肥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

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

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

子曰毋以與爾

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

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

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憲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南軒曰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憲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焉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雖賢於吝然未免為傷惠或辭其所不當辭雖賢於貪亦未免為有害於廉矣○黃氏曰冉子之與粟不害其為惠原憲之辭粟不害其為廉自常人觀之皆善行也聖人處事如化工生物洪纖為下各適其宜又豈但可見其用財而已哉○子謂仲弓曰

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

聲○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

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或問云云程子欲去曰字蓋嫌於與其子言而斥其父之惡而欲用子產子賤之例故爾蘇氏謂此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得之蓋以論語攷之其歎顏淵未見其止乃淵死後之○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言此其例也

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

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

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此心之與仁又若二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那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豈復可以三月期哉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仁仁在外而我客也誠知此辨

則其不客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又程子曰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氣味意象迥然別惟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朱子曰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至此邪仁與心本是一物才被私欲一隔便與仁相違却成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不相離便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一蔽便不明塵垢去則鏡明矣顏子是三月之久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三月只是言久耳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問不知其仁注云云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其於這道理久後須略間斷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顏子一似主人常在家裏三月而後或有出去時節便會回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在內之日多即是主

在內之日少即是客此即內外賓主之辨○問張子云云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後面雖不大段著力而自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末由也已真是著力不得又曰幾非在我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問回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對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先生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即與理合而為一否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三月不違之違如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南軒曰人具生道以生其心未有不仁者也一豪私欲萌於中則違仁矣惟不遠而復者私欲不萌故其仁無時而不存焉三月言其久而熟也而不違焉未若聖人之渾然無間也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黃氏曰心不違

仁則心與仁二仁人心也則心與仁一二說不同而集注乃合而言之其義精矣或曰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之為義有專指知覺而言者心不達仁是也有合性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是也張子言內外賓主或問以為日月至焉仁在外三月不達仁在內或曰仁非有內外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言仁之理如至安之宅譬之三月不達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而在宅之外也此兩義者與集注少異姑存之以備參攷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

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

才能○程子曰李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
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
用○李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祕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

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
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
仲尼之門能不任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
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
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
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
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
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
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
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或問謝

氏之說粗厲威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

○伯牛有疾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

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違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或問命者何如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曰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於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焉則曰命也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啓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夫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

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案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或問顏樂之說程子荅鮮于侁之間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曰不用思

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工○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便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顏子胃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亦在其中矣○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原有此樂○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如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克達向上去○孔顏雖同此樂然顏子未免有意○問云云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程子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周子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為樂先生曰顏子之樂非是自

家有這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玩弄後樂見得這道理
後自是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
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云云曰程子之言但謂聖
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
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耳若某人之云乃老佛
緒餘非程子本意○又問伊川云云曰如何又曰樂道
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
道可樂却走作了如問鄒侍郎引此謂今日始見伊川
面已入禪去曰然○曾點之樂是見得如此顏子之樂
是工夫到那裏○南軒曰此不可以想像求也惟用力
於克己則庶幾其得之耳○黃氏曰集注或問二說不
同何也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
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
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
可喜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
渾然蓋有不期樂而樂者矣○案莊子孔子謂顏回曰

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餽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歎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又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綆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案

○冉求曰非不說子

顏曾二子樂道安貧大抵相似

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

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南軒曰
為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焉今冉
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
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
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為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
自不肯前也○愚案此章乃求也受病之源惟不能自
強以進學故義利取舍之分不明而苟○子謂子夏曰
以從人無正救之益而有順從之失也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
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子游為武城宰子
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

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

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揚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行義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而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是觀焉可也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
則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

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南軒曰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

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

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數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

自遠爾○或問云云曰何莫由猶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解之邪○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

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

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南軒曰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

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

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子曰中人以上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

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也○南軒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躓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樊遲問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

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

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契遲之失而告之曰孟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祀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或曰問仁而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為是事者必有是效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為其事而不計其效知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耳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宜必無功但不從夫功利者而為之耳○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之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

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知哉○問有一豪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先難後獲只是合做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大抵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南軒曰難莫難於克己勉為其難不計其獲循循不已久自有所至若先有斬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无妄之六二不耕獲不菑畲而象曰未富也蓋此意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或問鬼神者非祀典之正邪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以為祀典之正邪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問敬鬼神而遠之

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
泛然鬼神亦當敬否曰所謂敬鬼神是敬正當底鬼神
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卜筮用龜此亦不
免如臧文仲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媚便是不知 ○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

也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

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
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
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知者動然
他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雖
動而未嘗不靜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
吾心無不相關雖靜而未嘗不動動不是勞攘紛擾靜
不是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
明處○問仁者樂山是就成德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初

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
學者是未熟底聖賢○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
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
而樂水且樂樂是處置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以配陰
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
靜人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在學者然而識
之○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仁為
動如何曰這道理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
為智教不倦為仁子思却言成已為仁成物為智仁固
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智是潛伏淵深底
道理至發出却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
易處又不專於動○南軒曰動靜若仁知之體樂水樂
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
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安靜固
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
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子曰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

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

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威

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大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

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

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

治則非
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

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

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

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南軒曰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而患難有所不恤也夫子之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蓋其可逝可欺者側隱之形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理不可昧故也於是可以究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

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博文約禮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搭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考質雜記撮拾異聞以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戒○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無歸宿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博學是致知約禮是踐履之實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於二事博文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存吾心固有之理○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之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之工夫愈密○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博文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之類一一

著去理會若是約則只守一箇禮日用間合禮者便是
非禮者便不是○南軒曰博學於文廣見聞也約之以
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操履不實
又豈得不違畔乎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若
顏子之博文約禮則又深乎是言蓋有輕重也○黃氏
曰博是泛然取之以極其廣約是反而求之以極其要
且如仁字洙泗所言皆不可不講是博學於文也及其
反而求其要則不過存此心而已○子見南

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

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
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
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
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
謂不合於理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
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

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

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南軒曰德合於中庸則至當無以復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者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汨於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此德久矣夫子蓋深歎之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

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

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夫仁者已欲立而立
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推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

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

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也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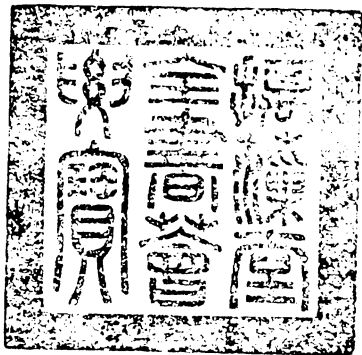
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
賒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齊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
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
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
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己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曰子貢有志於仁從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
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
進○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
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
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
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
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
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
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
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
得之乎○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儘無下手處

○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能近取譬此為仁之方今人便以欲立欲達能近取譬則誤矣○問博施濟眾曰此是仁者事功若把此為仁則只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一般推己及物能取譬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是一般推己及物曰然○以己之欲立者而立人以己之欲達者而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堯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底道理都攤出來又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或問此章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說如何謂分

仁恕先生曰某之說即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如大
屋一殿某之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初無異也
○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正指人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
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故開眼目
推廣心胃其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彼子貢所
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呂氏云雖博施濟衆也
須自此始某甚喜其說○南軒曰博施濟衆之義固大
特以見夫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名非謂
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為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
告之以博施濟衆之大而又語之以仁者公天下之理
而無物我之私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
之心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
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為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
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則知以博
施濟衆言仁者其
亦泛而無統矣



論語集編卷三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